

呼和浩特文史資料

ᠬᠤᠰᠣᠳᠤ ᠬᠣᠲᠤ ᠠᠨᠤᠨᠠ ᠠᠨᠠᠨᠠᠨᠠ

第十輯

● 政 坛 纪 实
● 工 商 史 话
● 文 教 述 往
● 民 族 之 林
● 社 会 纵 横
● 人 物 春 秋



呼和浩特文史资料

第十辑

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五年八月

目 录

· 政坛纪实 ·

- 民国时期绥远历届执政者 张尔杰(1)
1934年蒋介石归绥之行 白燎原(46)

· 工商史话 ·

醇厚社与三元成

- 归化城最老的行社与字号 **刘映元**(52)

- 义成源百货店的生意经 王志曾 梁福寿(61)

注重信誉 苦心经营

- 华记洋广杂货店小史 卢秀杰(64)

- 归绥市的饮食行业 乌丙宇(69)

- 归化城皮毛行业的兴衰 **刘映元**(76)

一、兴衰始末

二、白皮行

三、黑皮业与香皮业

四、永和成毡坊

- 宝丰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张肇础(94)

- 归化城的典当业 张肇础(97)

- 绥远城的老字号 同 田(103)

- 解放前归绥的印刷业 韩寿松(108)

- 崔铁炉的发展与名牌的创立 崔继周(112)

- 太平庄乡五路村商业史料 韩云琴(115)

- 归化城的牲畜贸易 **刘映元**(125)

- 牛马桥、庙会 and 流动商贩 彭 勇(128)

· 文教述往 ·

- 从蒙古文化馆到蒙古文化研究所…………… 武莫勒(131)
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发展概述…………… 佟鸿洋(135)

· 民族之林 ·

- 略谈北平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的斗争
(1929—1949)…………… 赵相堡(142)
绥远城满族人口演变概略…………… 蒙 林(172)

· 社会纵横 ·

- 土默特史事杂谭七题…………… 于永发(176)
呼和浩特洪水灾情述往…………… 白慧中(188)
清末民初归绥地区的景观和祠宇…………… 刘蒙林 舒顺华(194)
孤魂滩·先农坛·郎神庙…………… 伯 谋(201)

· 人物春秋 ·

- 爱国民主人士李致方…………… 岑喜珍(203)
解剖学专家刘其端的事迹…………… 刘泰甫(211)
为人师表 风范长存
——记我区语文教育专家杨秉祺先生…………… 王克勇(222)
巴静山先生与职业教育…………… 克什格(232)
记畜牧专家佟树蕃…………… 鸿 举(244)
献身农业教育的李藻先生…………… 富景华(250)
忆挚友卢宾…………… 杨 致(255)
平生所重推探求
——金德海阿司的治学之路…………… 代 林(263)

- 《呼和浩特文史资料》一至十辑目录索引…………… (272)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281)

民国时期绥远历届执政者

张尔杰

绥远是祖国锦绣山河的一角，地处祖国北疆，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乌兰察布盟、伊克昭盟、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、包头市等地。远在明朝中叶，绥远这块地方已经是土默特蒙古驻牧地的一部分。以后随着塞外明朝边兵、农民及逋逃罪犯流入的同时，也把劳力、技术、文化带了过来，出现了农牧业经济的兴旺发达。延及清朝，进入此地的汉人逐年增多。清政府为了安民课农，便于管理，就在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设立归化城厅，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拨归化厅由朔平府管辖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增设清水河、托克托、和林格尔三厅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建成绥远城。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，再设萨拉齐厅，连同上述四厅都划归新置的山西分巡归绥兵备道（以下简称归绥道）管辖。乾隆十年（1745年），大同府在察哈尔右翼设丰镇厅，朔平府也在察哈尔右翼设宁远（凉城）厅。迄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清廷也把这两厅拨划给归绥道管辖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归化城厅分支出武川厅，萨拉齐厅分支出五原厅和东胜厅，这就是绥远（归绥道）地区在清朝末年的行政范围。

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废厅改县，厅同知称县知事。撤归绥道改为观察使衙门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设绥远特别行政区，与山西实行分治。除丰镇、宁远等绥东五县划给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外，归、萨、托、和、清、武、五、东八县，及土默特旗，乌、伊两盟十三旗，统归绥远将军管辖。同年，将军改称都统。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九月，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置绥远省，都统改称省主席，将原归化城城区、绥远城城区合称归绥市，是为旗、县、市并存的开始。同时，又把绥东五县划归绥远省，并先后增设包头、临河、安北、固阳、沃野五县

局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包头以东各县先后沦陷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蹙居后套，把五原、临河两县及安北设置局分划为五原、临河、安北、宴江、米仓、狼山六个县，作为抗日根据地。日本投降以后，国民党又恢复了“七·七事变”前的县政区划。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“九·一九”，绥远和平解放。1954年3月，撤销绥远省建制，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。至此，绥远成了历史名词。

绥远虽然早在雍、乾两代已经逐渐开发，和光绪末年的贻谷放垦，但到民国初年与内地省分比较，依然是单烟疏村，野色苍茫的地方。特别在民国十年（1921年）平绥铁路修到归化城以前，越发显得交通闭塞，文化落后，民风古朴。全境居住着蒙、汉、满、回各族，充其量也不过一百七十七万人，基本上还是农牧兼营，工商并行的社会经济。就是这样一个绥远，先后“光临”过二十来位执政者，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结束。

1911年（清宣统三年）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革命的敌人袁世凯窃夺以后，在中华民国的国度里，便拉开了动乱的战幕。先是洪宪复辟，大动干戈，袁世凯在护国各省环鼓而攻之的打击下死去后，北洋军阀体系立即分裂为冯国璋的直系，段祺瑞的皖系，和寄生于他们之间的逊清遗老派，以及尔后坐大的张作霖奉系与闫锡山的晋系。他们之间都以帝国主义为背景，今日连横，明日合纵，朝为股肱，暮为讎仇，都在妄图争夺奴役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而轻启战端。所有各派系附庸的政客、军阀一帮人，也因利害一致，水涨船高的缘故，各为其主地出谋效力，一直延续了二十年之久。人祸官、兵、匪，加上天灾旱、涝、疫，尽管人民已经在水深火热中呻吟，但横征暴敛的重赋，和互争雄长的内战，却照旧互不罢手。

正是由于北洋反动政府中央，因为权力的倾轧，政柄的转移，才使各省区的各级统治大员嬗变迭更，象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。绥远便是典型的例证。

在绥远省（区），自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张绍曾首任新体制的绥

远将军，到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之间，轮番统治斯土者计十七人组建过十九届政府，终民国之世，则为十八人历二十届。他们是张绍曾、潘矩楹、蒋雁行、王丕煥、申葆亨、蔡成勋、马福祥、李鸣钟、蒋鸿遇、宋哲元、商震、满泰、郭希鹏、汲金纯、商震（再任）、李培基、徐永昌、李培基（再任）、傅作义、董其武。

以上执政者虽然所属的派系不同，任期的长短各异，手段的巧拙有别，但歧视少数民族，扼杀进步力量，镇压人民反抗，重税盘剥，广种鸦片，扩军备战，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层出不穷的武装反抗，则差不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。其中尤以晋系对绥远的统治时间最长，功过也很错综复杂，关系也矛盾微妙。由于晋绥地理相连，历史上的归绥道又属于山西管辖，绥远汉人的祖籍多来自山西，闫锡山又把改称为晋绥军的晋军重兵常驻绥远，故在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“七·七事变”前，不论晋系的谁来绥远主政，重大问题都须取决于闫锡山。他把绥远视为禁脔。足见晋绥分治以后，并没有摆脱晋系的控制。直到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秋，傅作义出席了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，命傅回军绥远的后套，组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。从此晋绥分家，另起炉灶，傅作义才成为一声喝到底的绥远执政者。

那么，绥远各族人民在这许多执政者手下俯仰求生，是怎样活过来的呢？为此，尽可能地搜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，按照他们任职先后的顺序，撰写一篇《民国时期的绥远历届执政者》，让后人对于衮衮诸公的治绥政绩（包括正反两面），能有一个比较概略、公平的历史评价，就是很必要的事了。

一、张绍曾（1912.10—1914.2在任）

张字敬舆，直隶大城（今河北大城）人。富有爱国思想，在北洋体系中较为开明。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与革命党人有所接触。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新军第二十镇统制（师长），继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，第二混成协协统（旅长）蓝天蔚密谋起兵会师丰台，直捣北京，推翻清廷。因协统潘矩楹告密，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，蓝天蔚潜

逃，他亦落职，避居上海。民国建立后，袁世凯网罗人才，但对张绍曾并不放心，仅给他一个混成营的卫队，派到绥远当将军（1914年1月任绥远都统）。

民初的绥远将军与清代的绥远城将军不同。清代的绥远城将军相当于一个大军区司令，权力很大，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，一般由满人特任。他除了统辖着绥远城的满、蒙、汉八旗官兵外，还兼管归化城的土默特官兵，必要时还可以指挥调遣宣化、大同、右玉、宁夏及土默特卡伦的官兵。而民初的绥远将军，则仅为一省区军政长官。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，袁世凯改称各省都督为“××省将军”，以督办军务。绥远也是这样。

张绍曾于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十月十四日（壬子年九月十九日）莅任视事，他升起了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后，改厅设县，执行新制，把土默特旗的山租、煤税、地租生息等款，要全部收归将军署起征，藉以取消旗制。激起全旗官民的愤怒，共推武尔功等人作为代表，赴京请愿。他主张绥远与山西实行分治，终于在他离职后的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冬，北洋政府把绥远划为特别行政区，在行政系统上摆脱了对山西的隶属关系。

与此同时，外蒙古独立也由传闻变为事实。张绍曾按照袁世凯制定的“先稳定内蒙各旗，再解决外蒙问题”的决策，用武力把乌、伊两盟盟长请到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旧城），召开了“西盟会议”，取得了“联合东蒙，反对库伦”的共识。并把绥远城八旗满兵，土默特蒙古兵，原归绥道的后路巡防队，及添练巡防队、垦务巡防队和他带来的混成卫队营，合编为绥远第一、第二两个混成旅，任将军署参谋长朱泮藻兼晋北（防蒙）中路司令，统一指挥该两旅。并与驰防包头的晋北（防蒙）西路军司令孔庚，驻大同的晋北（防蒙）东路军司令陈希义各部，向外蒙独立军经过激烈战斗后，于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七月，取得了全线胜利。其间，他强行解散了土默特陆军营，逼走三连连长玉录投向外蒙。并把土旗十二参领扣起来作人质，要挟玉录回旗。十二参领合陈《十不可投外蒙书》以明心迹。事

态的发展正在吉凶难卜的当儿，武尔功代表的请愿胜利归来——袁世凯为了怀柔蒙古人，指令张绍曾保留土默特旗权，一切山租、煤税等仍归旗署管理。张绍曾也因两次派兵进剿玉录失败，只好采纳中俄谈判签订《恰克图条约》的中国首席代表陈篆的建议：“请出玉录的亲人，劝说玉录回旗”。于是派出玉录的族兄武尔功，朱宝山的祖父朱噶兰达，和大盛魁经理段履庄等人，找玉录说合，玉录也派和他同时倒向外蒙的第四连连长朱宝山为代表，与他们接头对话，终于收托玉录为绥远骑兵游击队，任玉录为司令（此际，已由潘矩楹任将军）。但该队的编制限额为三百人，玉录原有一千余众的人马，除又给驻在召河的保商团安插少数人外，都参加了卢占魁领导的蒙汉联军，促成绥远独立队之第一次大发展。

然而，祸不单行，灾情屡见，“民国元年八月，归化县黑河水涨，沿河二十四村被淹成灾，萨拉齐城被洪水冲坏三丈余，善岱、中滩二十七村被水成灾”^①。而卢占魁的联军已蔓延后山前川及河套（今巴盟），渐成燎原之势。

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，继续为步上皇帝宝座扫清障碍。次年二月，便把张绍曾调回大总统府供职^②，实际是软禁。改派潘矩楹接任绥远将军。

二、潘矩楹（1914.2—1916.10 在任）

潘字丹庭，山东济宁人。辛亥革命时，任新军第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（旅长）。因向清廷告密吴禄贞、蓝天蔚发动兵变有功，被提升为张绍曾落职后的第二十镇统制（师长），实是北洋政府的死党。他以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头衔，率领改制后的陆军第二十师（原二十镇），于民国三年二月十二日（甲寅年正月二十一日），接印视事，主政绥远二年零八个月。

潘矩楹在职期间，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效忠。首先要完成贻谷没有完成的垦务工作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六月二十九日，他出示晓谕：“……至于私种官荒，盗卖旗地，更属指不胜屈。本将军奉令督办垦务，现伤于归化城设立清理地亩总局，专理清查察哈尔右翼及

土默特地亩事宜……”。次年(民国四年)一月二十四日他给财政部的咨文又称:“本都督到任后,审量事实,默察情形,非从垦务入手(不可)……,其在东垦者,如丰、凉、兴、陶四县……”。其在西垦者呢?自然是饶不了土默特旗了。于是就把贻谷所定的二十二条《清查土默特地亩章程》,增益修改为《修正清理土默特地亩章程》,并在归、萨、武、托、和、清六县分设清理地亩局,开展清丈工作。“应准该旗蒙民于阴历八月底以前,(将土地)备价赎回……”。但时间仓促,蒙民急切筹款不及,以致坐失土地权。汉民饱经清丈人员敲诈勒索之后,又付出高昂的地价,才能换上部颁地照,弄得债台高筑,妻离子散。由于岁次乙卯,俗称“乙卯大照”。它的确给蒙汉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,故激起蒙汉人民的共同反抗。

与此同时,潘矩楹大量散发“筹安会”编印的《孙文小史》、《“国贼”孙文》、《民党真象》等宣传品,妄图以谎言虚构,败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,越发激起绥远各民族各阶层的无比愤慨。卢占魁以独立马队的旗号,组成蒙汉联军,在革命党人王定圻策划下,虎踞武川、固阳境内。潘矩楹惶恐万状,包头紧闭城门,归化城市面一日数惊。卒被卢占魁连陷萨拉齐和托克托两座县城,潘矩楹悍然捕杀了王定圻!

王定圻字平章,号亚平,包头刘宝窑子村人,毕业于太原优级师范学堂(相当于中专)。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。宣统二年(1910年),他以督学官身份作掩护,担任西北方总指挥,宣传革命,发展会员,民国元年(1912年),被选为众议员。闫锡山想用归化关这一肥缺对他酬劳和笼络,王坚持不就。当袁世凯派武装胁迫议员都选袁为大总统时,王在选票上愤书“袁世凯”三字以抗议。民国二年,他以归绥中学堂学监和《归绥日报》社长职务作掩护,担任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归绥支部的主任干事。就义前夕,已被袁世凯撤销了议员证,并驱逐出京。但他仍回绥远坚持领导工作。由于张绍曾和潘矩楹多把带来的直鲁文人安排为各县知事,依作政权统治基础,任河北河间人王朝烈为萨拉齐县知事。此人贪赃枉法,

特别恶劣。更因潘矩楹利用乙卯换照，大肆搜刮地皮，使蒙汉人民伤财失地，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王定圻又创办《绥远一报》，理直气壮的指斥暴政，抨击时弊，对贪官污吏的非法行为，毫不留情地揭露和声讨。王朝烈先串通在归绥中学堂当图画教员的老乡宋铁珊，鼓动学生闹学潮驱逐王定圻，没有搞起来。宋便带领少数歹徒去砸报社，被爱社工人张玉堂用铁锹把腿劈伤，都统署审判处就根据宋的投诉，将报社社长李正乐及助理卜兆瑞、亢锦荣（三人均系党人）扣起来，妄图压服。但王定圻照旧还是肩上挎着手枪，骑着青马，每天先到中学校处理完校务，再到头道巷的报社关照报务，并仍让主笔李笑天继续坚持出报，口诛笔伐，绝不妥协让步，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精神。潘矩楹一帮只能无可奈何的骂他是“土匪校长”。这是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七月间的事，斗争是非常激烈的。八月，杨度等在北京成立“筹安会”，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。革命党派弓富魁潜来策动卢占魁反袁。卢于九月间正式举起反袁旗帜，自称“塞北都督招讨使兵马大元帅飞虎上将军”，比蔡锷在云南起义护国还早三个月。潘矩楹侦悉卢占魁有政治背景，不敢以一般土匪等闲视之，电告袁世凯求援。十一月，卢占魁进窥包头，城防空虚，绅商害怕城破伤财，联电向北洋中央请兵。袁世凯的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派冯占元为总司令，李鹤翔（李际春）副之，带领步、骑、炮共十个营的兵力，驰赴包头“剿匪”。十二月二十日，被卢占魁击溃于武川县境的银号地方。冯占元损兵折将，弃械丢炮，逃回包头。卢即乘胜进兵，攻陷了萨拉齐县城。

不久，潘矩楹截获了王定圻致南方党人童尧山促黄兴起兵讨袁，并承诺“以二千（之）众为援”的一封信。于是立即把王扣起来，于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一月十三日（农历腊月初十），亦即卢占魁奔守萨拉齐城后，再陷托克托县城和河口镇的前一天，以“勾结乱党，图谋不轨”的罪名，被杀害于旧城南的孤魂滩，死年二十八岁^⑨。

不仅如此。潘矩楹又把另一党人经权（字子衡，土默特人）扣捕，严刑逼供，坚贞不屈，便长期羁押在监，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释

放。在同一时期，潘为了镇压人民反抗，把绥远骑兵游击队扩编为警备第三路，升玉录为司令。甚且开烟禁，种鸦片，筹军饷，加赋税，残民自肥。

民国五年(1916年)四月，北洋政府撤销了土默特旗副都统，实行总管制，降为县一级政权。绥远绅商界共推包头人卜兆瑞赴京，向上控诉潘矩楹祸绥罪行。土旗参领都格尔扎布派郭象伋、武尔功等也到北京请愿，绥远总商会会长、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借给白银五百两作路费，都在段的卫队簇拥下，偕赴首都。即当时所说的“郭象伋的笔杆子，武尔功的嘴头子，段履庄的垫银子”。但袁帮一群官僚，正热衷于“洪宪”登基，忙于镇压各省护国起义的军务，都没心思过问他们的上告。好在袁世凯于六月五日一死，人民被压抑的心情又开始欢跃起来。潘矩楹因失去了靠山，不久便被蒋雁行取代了他的绥远都统。

三、蒋雁行(1916.10—1917.6 在任)

蒋字宾臣，直隶阜城人。他由北洋陆军训练总监升任绥远区都统。与直系首领冯国璋的关系很深，称为世叔。

袁世凯死后，护国各省依照孙中山所颁民元《临时约法》，承认了没有跟袁世凯叛国的副总统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，实权则操诸皖系首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，副总统一缺落在冯国璋身上。由于绥远不是直、皖两系必争的地盘，段祺瑞选择了没有兵权实力的直系蒋雁行，接替潘矩楹。

在蒋雁行接任以前，潘矩楹已把绥远搞得千疮百孔，糜烂不堪。当卢占魁指挥的反袁义军连陷萨拉齐、托克托和东胜三县城的时候，包头于民国四年(1915年)年底开始戒严，整整关了五十来天城门。潘矩楹无能为力，向上求援，北洋政府于民国五年(1916年)二月中旬派多伦镇守使萧汉杰(字良臣)以绥远剿匪会办的头衔，率八百多人的兵力进入后山。萧的部队是淮军，仍以当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那种顽固反动传统，对蒙汉联军展开狠打痛击，才把卢占魁的主力赶过黄河，进入陕北、陇东。另股赵有录、白彦山

各部，被武川县知事兼警备司令王朝烈所收编，赵被聘为都统署参议。

同年六月，萧部奉令东调。党人弓富魁奉派到陕北协助卢占魁扩军建军，结合三边高石秀^①和陇东庆阳张九才的哥老会队伍，于秋收时期麾军北上，回到武川西区同兴公和广义魁（固阳），白彦山立刻重归卢占魁大营。这时候，卢的人马约有一万来骑，归化城北一过蜈蚣坝，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，武川县政府寄治于归化城。蒋雁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，带着北洋陆军第一师蔡成勋部的褚恩荣旅，于十月二十七日（丙辰年九月十一日）接任视事的。

卢占魁的大军集结武川、固阳境内，先头部队已挺进蜈蚣坝一线，绥远新、旧两城岌岌可危。蒋雁行下车伊始，不遑休息，让带来的心腹归绥道尹申葆亨与潘矩楹的人办理交接手续，自己亲赴前线督战，不料却陷入独立队的包围之中，褚旅的一个整营被消灭于毛忽洞地方。经此惨败，他感到光凭现有兵力，已不能解决“卢匪”的问题，于是便想到收抚是最好的一着。他先给远在南京坐镇的副总统冯国璋写信，特别强调绥远区内有二百多座洋教堂，由于兵力单薄，很难一一保护，所以比国教士二人，屡次请求收抚^②，以说明不得不收抚的主张。终于在固阳黑教堂神甫南怀义，大地主孙振达子，后套的王同春等人从中斡旋下，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农历二月中旬，对联军在黑教堂经过点编，收抚为绥远骑兵游击旅，任卢占魁为旅长，全旅移驻后套的乌兰脑包镇一带，据当时担任收编委员会的文案关钟麟老人生前所写的回忆录载：卢部在收编后，“纪律维持的很好”^③。但除把一万多张免死证发完外，由蒋的副官处长张朝凤经手的二十万元资遣费，仅发放了一半云。

绥远绅商界认为蒋雁行收编卢占魁是失策。因为仅收编了卢的嫡系，原来依附于卢部的各股独立队，仍然打着卢占魁的旗号，在大青山、两狼山后及沙拉木里河、托城、和林、清水河一带丛集^④。尤恨蒋让种鸦片，不改潘矩楹暴政。京议员李景泉，省议员杨作舟（杨修渠），分别提出弹劾案，并推段履庄、荣祥进京上告。这

时,蒋雁行已到京出席督军团会议。行前,让归绥道尹申葆亨代理都统职务,把警备司令的事托付给张朝凤。但申、张二人丧失警惕,很快就被王丕焕夺了权。

四、王丕焕(1917.6—1917.7 窃权)

王字灿章,河南淮阳人,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。辛亥革命时,任清朝新军第十镇二十九协骑兵营长,驻防开封。他以绥远混成旅旅长的职衔,随蒋雁行来到绥远,蒋颇依重,让他兼任绥远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及绥东剿匪司令。在蒋离开绥远不久,即以突击手段把张朝凤扣起,编造罪名加以处决。并自立为绥远都统。先向徐州通电,反对共和,请“张大帅(张勋)即日召集会议,解决国体问题”。张勋于七月一日,在京拥立溥仪复辟时,只任命他为署理绥远都统。他接到上谕,发出了一通“率同归绥道尹申葆亨、绥西镇守使褚恩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,仰答鸿庥,伏乞皇上圣鉴”的电报。同时通令各机关商店悬挂大清龙旗庆祝。并在都统署西辕门外也搭起彩棚,把旧城戏园的千二红、二庆旦、飞来凤诸艺人调来,演唱了三天晋剧。

但王丕焕嫌溥仪封的署理绥远都统不够,又自称是将军。没想到“辫帅”张勋以调人进京倡乱,从六月三十日到七月十二日,仅仅闹腾了十来天,就被段祺瑞“马厂誓师”的部队打败了。张勋拖着辫子跑进荷兰使馆避难,所有寄生于直、皖两系的逊清遗老派,又都缩头缩脑的躲藏起来。王丕焕见势不妙,悄悄告别了好不容易在都统署挂起的大清龙旗,惶惶兮兮的席卷赃银(确数不详)逃之夭夭。

同年二月,乌拉山大火,自梅勒更召至哈德门沟,延烧五十余里,延长三阅月始息。九月,鼠疫从东三省传入绥远境内,“十二月,归、萨、托、和、凉、陶、五各县,时疫流行殆遍”。至次年三月,又起肺疫,由包头蔓延全区,“城市街衢,寂无行人,城乡大道,人迹几绝^⑧”。

五、申葆亨(1917.7—1917.8 代理)

申字稀辅,江苏宿迁人。他随蒋雁行来当归绥道尹。由于王丕

焕已经逃走，他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七月二十日，开始代理蒋雁行的都统职务，处理日常例行文件，为时仅二十来天。但也不难看出：绥远政局纷乱，是受北洋中枢“府院之争”影响的结果。段祺瑞击败张勋，重当国务总理，冯国璋依法取代了黎元洪的大总统，段祺瑞根据王丕焕那份“……伏乞皇上圣鉴”的电报，派蔡成勋来绥远查办附逆案，并接任都统。

六、蔡成勋（1917.8—1920.12 在任）

蔡字虎臣，直隶天津人。在冯、段重新分配权力中，他这个直系干将以陆军第一师师长兼任绥远都统。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八月十日接印视事，主政绥远达三年零四个月。

蔡成勋的整师人马进驻绥远，装备优良，军容威武。且因薪饷都由北洋中央按月拨发，商贸活跃一时，市面也显得较前繁荣。绥远区原来没有地方银行，经他倡议，建立起绥远平市官钱局，并自兼董事长。新旧城之间，旧有一条绕道姑子板村，全长约五、六华里的车马路，弯弯曲曲，坑坑洼洼，一遇天雨，泥泞难行。他派该师工兵并征发一部民工修成一条直达马路，加高路面，方便行人，还在马路两旁栽植杨柳，以壮景观，是为现在中山东路的最早路基。

蔡主政绥远后，要草要粮，加征加赋，东打西杀，抓车拉夫，一心一意妄想把绥远搞成自己的基地，以为北洋政府把守北大门。因而镇压了五英雄起义，驱逐了绥远骑兵游击旅，仍旧大种鸦片，荼毒绥远人民。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：

数九年来水成冰，归化城坐下个蔡都统，

四栅口安兵要粮草，害的是黎民老百姓！

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敛财掠名的恶劣行径。聊举两例：1、绥远自民国元年袁世凯明令禁烟以来，蔡成勋以前的历届主政者，都是明禁实不禁地收税罚款了事。所以每一位下台的将军或都统，在绥远绅商代表赴京告状时，几乎都有一条开烟禁的罪款。蔡成勋比他的前几任聪明，下车伊始，就贴出堂皇布告，并三令五申，严禁种烟，违者重惩，绝不姑宽。但暗里却派心腹分赴各县，向知事面授机

宜，指示广种。各县知事深知种烟首先对他们有利，何乐而不为？更何况按规定每亩烟地除征收烟浆若干成外，还收所谓罚款若干成。于是明禁暗纵，鸦片越种越多。结果，烟农所收的烟浆几乎全部归官。因此，种烟的人个个呼天喊地，后悔莫及，而大小官吏，人人私囊肥满，其手法之“高妙”，实为历任所不及。2、其夫人病歿绥署，蔡不但借机敛财，而且借此敛名。除挽幛实物一概收揽外，或由总务处长刘书言面授，或派人分赴各县向知事授意送万民旗、伞。仅各县绅商人士所送万民旗、伞即有百余件。那时正值新旧两城之间马路修通，当出殡蔡夫人之日，五里之遙的马路上，送殡人群浩浩荡荡，所有旗、伞执事，象出塞一般，前端已至旧城尽头，末端尚未走出新城署门，真极一时之盛。“灵柩回到天津，又将旗、伞举出表演了一回，都说老蔡在绥远的德政不错，不然哪有这些万民旗、伞呢？所谓‘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’”。（摘引自屠义源老人生前所撰《绥远政坛见闻琐记》）。

还有，军纪败坏，赌博成风，中级以上官佐，多爱打牌、抽大烟、叫条子，很少出操训练，士兵作风就可想而知了。政治则贿赂公行，贪污成风，习以为常。例如当时绥远的财政来源，大抵依靠清源局税收，此外全仗稽核所收烟亩罚款。但清源局有规定，就是纳税进出找零，作为各局长的合法外块，至于暗地捣鬼，就难以例证了。

蔡成勋的胡作非为，激起绥远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。土默特旗人满泰（字子舒）、安祥（字子楨）、云亨（字嘉惠），萨拉齐县人刘聚章（字会文）、李雨山五人，响应孙中山在广州发出的护法号召，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初冬，发动萨县一区警备队、五区保安队、石拐煤矿矿巡队官兵约千人之众，并联合驻防后套的绥远骑兵游击旅卢占魁部，起兵声讨蔡成勋。虽因蔡某派兵镇压而失败，但被后人称颂为“五英雄起义”。之后，议员李正乐、闫肃、赵子让、韩俭、任和卿、荣祥诸人，也以合法身份，赴北京向国务院控告。但在蔡成勋主绥期间，北洋中枢反复政变，几经改组。先是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大总统冯国璋被国务总理段祺瑞胁迫去职，次年病死干北京。段的

御用“安福国会”，通过选举形式，扶起逊清遗老徐世昌为大总统。到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的曹锟，在吴佩孚帮助下，又起兵把段祺瑞击溃，赶下了台，直系重掌北京政权。为了巩固南方阵地，调蔡成勋去当江西督军。李正乐诸人跟踪追赃，在北京逼蔡成勋吐出四万元息讼，使蔡落一个辞职而去。曹锟另派马福祥统治绥远。

七、马福祥（1920.12—1925.1 在任）

马字云亭，甘肃导河（今临夏）人，回族。他出生于寒门。父亲马千令原为行商小贩，生育四子，马福祥排行老四。后因老二马福禄中了武举，门庭从此显赫，使马福祥能在读书练武中长大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甘肃撒拉回起义，他和二哥组织民团自卫，受到提督董福祥的赏识，收编为董的部属，后随董福祥卫戍北京城防。在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，因马福禄战死给他挣下一个记名提督。旋跟董福祥护驾慈禧太后逃奔西安，得有机会一路讨好慈禧的宠信太监小德张（张祥齐），所以很快被提升为宁夏总兵，从此，马福祥扶摇直上。

辛亥革命时，马福祥见甘、宁将领纷纷响应，他也从众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伊盟扎萨克旗班第达经师喇嘛旺丹尼玛，为了配合外蒙独立军南下攻打包头，派兵占领五原，他用诡计把旺丹尼玛诱到黄河南岸杭锦旗的惠德成地方，逮捕起来解送北京。袁世凯旋升他为中将，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满营将军。之后，袁世凯命他专剿卢占魁的独立队，从后套打到伊盟并到陕北、银川附近，又打到后套而后山。苦战三年，胜负难解，几次差点被卢占魁把侄儿马鸿宾、儿子马鸿逵给活捉了去。及卢占魁率部南下，参加了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后，马福祥所部回防甘宁老家。

迨直系重掌北京政权，调蔡成勋督军江西后，北洋政府由于再也选择不出一个嫡系正宗干将，就把不是皖系，也与直系无关，且较熟悉绥远情况的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发表为绥远都统。这时已经是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十二月了。但马福祥顾虑重重，迟迟不敢到